



薛仁明著  
《其人如天》



王稼句著  
《春灯史》

□王淼

《其人如天》是作家薛仁明的一部阅读《史记》的札记。作者主要围绕《史记》中写及的人物如刘邦、项羽、萧何、张良、韩信、曹参、樊哙，乃至孔子、屈原、范蠡等人展开议论，进而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将话题延伸到社会、历史、文化等諸多方面。薛仁明坦言，他读《史记》，特别留意几位跃上历史舞台前近乎无所事事的“闲人”，这些闲人未曾发迹前的生命状态，虽然都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却如草蛇灰线一般，呼应着他们日后的生命轨迹，前后对照，才格外能让人谛观生命之起落。以是，薛仁明如是说道，太史公写《史记》，笔法看似“虚诞飘忽”，读者或是狐疑，或是嗟叹，“但读着读着，突然在无意之间，心领神会，恍若有思，或许，便悟着了些什么”。

开宗明义，薛仁明首先申明，太史公笔下的人物最具神采，带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气质。比如刘邦，尽管此君有很多颇受后人诟病的作为，但他有真性情，且与世人无隔，最能与常人相知相悦，亦因此他能够成就大事，打下亮亮煌煌的汉家天下。刘邦其人，最大的本事就是不受俗情所拘，表面看来，他只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反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超脱与清醒。所以，刘邦进能成事，退不受困，且总能逢凶化吉，东山再起，只有他才能笑到最后，最终迎来命运的翻转。

与刘邦相对照的是项羽，这位风光一时的勇夫，固然是一位不世出的英雄，却被他贵族的身份所累，固执，短视，要面子，缺少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精神。项羽无法放下自己的身段，他能够面对顺境，却不能面对逆境，最后落得一个暴然而兴，骤然而亡的下场。与项羽相似的是韩信，尽管韩信出身贫寒，却心怀鸿鹄之志，抱有绝世之才，韩信寒微之时多有蕴积，能够忍辱负重，成名之后却自矜自

重，锋芒毕露，始终没有学会如何持盈保泰，最终以谋反的罪名被吕后诛杀，并牵连三族。毫无疑问，项羽和韩信都是秦末汉初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却因为他们为人的褊狭或性格的傲慢，常常陷入固执己见、作茧自缚之境，进而失去转圜的余地，无可挽回地走向败亡。

在《史记》中，真正拥有大智慧的人物当首推张良。身为世家子弟，张良有家学、有人脉、起点高，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张良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薛仁明谓之曰：“绰绰然，有余地。”在秦末逐鹿天下的战争中，是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帮助刘邦扫平对手，建立汉朝。然而，尽管张良居功甚伟，但他总是虚怀若谷、谦恭逊让，在进退之间从容淡定，留有余裕，故而功成身退、善终留名。同样的例子还有萧何，萧何为政，以清净为本；萧何为人，则安于本分。虽然萧何晚年遭到刘邦的猜忌，但他依然保持着忠勤低调的本色，无为而无不为，终于重获刘邦的信任。张良、萧何、韩信，“汉初三杰”的不同命运，可谓形象地诠释了皇权时代君臣之道的真谛。

薛仁明言及他本人的经历，坦言他十八岁时曾因重重困惑而休学半年；后来任教，他又在三十四岁那年因身心不调而请假半年；三十七岁那年，薛仁明成为林谷芳先生的门人；到了四十二岁，薛仁明毅然辞掉教职，自此生命转了个大弯，当初的执着与耽溺逐渐消弭于无形，人生峰回路转，天高云阔，一切释然。此时再读《史记》，薛仁明已然能够从人道与天道的双重视角注视太史公笔下的各色人等，宛如注视身边的亲近之人，宛如注视自己镜中的映像。而《史记》中的人物有了温度，亦与他自身的生命相连接——薛仁明说，当他脱离了桎梏，才不带成见地重新与学问素面相见，也终于恍然明白了何谓“天人之际”。

□李怀宇

《春灯史》说的春灯，乃指上元灯。正月十五，按道家之说，称为上元，其夜称元宵、元夕、元夜。照例要张灯，又称灯宵、灯夕、灯夜，上元节也因此被称为灯节、春灯节。这一天是一年中第一个满月之夜，有圆满、美满的风俗底蕴，于是张灯结彩，欢心庆赏。张挂春灯，是千百年传统，已成为上元的象征。上元节是全民的“狂欢节”“嘉年华”。《春灯史》分为《灯略》《灯市》《灯苑》《灯品》《灯画》《灯谜》《灯戏》《灯俗》《灯事》九篇。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发掘史料之功，令人叹为观止。

春灯的盛衰，反映了世道。盛世张灯，如锦上添花。但因兵事、灾疫、大丧、典礼、天象等停灯，史迹不断。而各地州县，因经济萧条，社会不宁，上元也停灯。两宋时期，由于上元放灯所费公帑不小，不少正人君子，都借此上疏请罢来年放灯诸事。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宋神宗传令开封府采购浙灯四千余盏，以备来年灯节之需，及奏报灯价，神宗嫌贵，又传令减价收买，于是各铺坊之灯“尽数拘收，禁止私卖”。时任开封府推官的苏轼，上《谏买浙灯状》：“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惟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又说：“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敝，陛下纵出内帑财物，不用大司农钱，而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于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故臣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务从俭约。”神宗采纳了苏轼的意见。

上元放灯，既是社会太平景象，为人津津乐道，但也掩饰了穷苦百姓的困难，更时生火灾。南宋王迈《元宵观灯》云：“官府只知行乐好，谁知点点是民膏。”历史上最有名的上元火灾，发生在正德九年(1514)正月十六，因明武宗玩灯不慎失火，竟将乾清宫等处给烧了。

宋代各州县上元张灯，已成定例。庄绰《鸡肋编》卷中记了一件事：“世有自讳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间为南宫留守，上元有司举故事呈稟，乃判状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为言者所攻而罢。”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俗语的来历。田登的名字“登”音同“灯”，即使忌讳“灯”字，也不得不按例“放火”。

美国学者浦安迪研究中国小说史，较早发现节序中的上元往往被作者所关注，且将它作为情节转折或推进的枢纽。他在《中国叙事学》谈到“奇书文体的时空布局”时，以《金瓶梅》为例，作了推论：“在一年四季的周期循环里，不少最‘热’的场景都被安排在最寒冷的几个月份里，而在中国传统的习惯里，这些月份又恰巧是人们最热衷于寻欢作乐的节令。这一章法的原理，也许能局部地解释为什么‘元宵节’在明清文人小说家的眼里特别富有魅力。”

《红楼梦》描写的岁时生活详尽而生动，于上元节也不例外。第一回说，姑苏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住在阊门外十里街仁清巷葫芦庙旁的甄士隐，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一天，甄士隐遇到一僧一道，那僧对他念了四句言词：“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到了来年元宵佳节，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哪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护花主人于这一回评曰：“以甄士隐之梦境出家引起宝玉，以英莲引起十二金钗，以贾雨村引起全部叙述。”《红楼梦》的这场大梦，就此而展开了。

王稼句又例举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紫钗记》《春灯闹》等小说、戏曲中的上元夜，不但验证了浦安迪提出的“章法的原理”，且可借以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上元节的大概，通过这特殊时空里的形形色色，读者的感受来得更加真切。

王稼句对岁时风俗向有兴趣。春灯虽说是烂漫的上元景象，有美好的记忆，动人的故事，在灯品上更丰富多彩，但至今尚未有过专著。王稼句尝试作全面梳理，《春灯史》在风物史上应该是第一本。

风物史的研究，具有无限空间，亦可视作今日学术的新潮流。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以此观之，则《春灯史》的启发意义，让读书人在风物史的世界里，神游古今，放眼中西，或可渐开新风。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